



百家笔会

你把那片笑声寄在歌声里

唐瑶瑶

每年快到年底时,霖哥总会雷打不动给我发送一首朴树的《那些花儿》。这是一首悲伤的歌曲,充满着离愁,并不适合辞旧迎新。可它在我心中,一如李谷一老师的《难忘今宵》,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这个年便会完整。

我已经10多年没有见过霖哥了。少年时,我们天天在一起打闹

嬉闹,从觉得什么稀奇,时光荏苒,回头方知相聚难。

小时候父母南下做生意,留我一个人由保姆带着,保姆欺我年幼,经常跑去打麻将不做饭。我便经常被霖哥的父兄叫到他家吃饭,加上我们从幼儿园开始便是同班同学,两人形影不离。但因两人成绩都名列前茅,老师便也并不说什么。

父母不管,老师放任,加上农村孩子本来就散养,只要不上课,我和霖哥的相处时光可谓丰富多彩。尤其是中午时分,那时没有父母接送和校车的说法,都是自己搞定。我们经常是赶回家匆匆扒拉两口饭,便往外奔。原是该回学校午休,但怎么可能?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随便一面斜斜的田埂,都可以是我们快乐的源泉。斜田埂上全是抓力不足的黄泥沙,直接站是站不住的。可假如一人在斜田埂上,一人在上面的平地,两个人手牵手,身体往反方向侧倒成个V形,田埂上的人如同土地庙里的香一样斜插着,然后同时迅速奔跑,就可以人不落地了。我们边跑边肆意张狂地大声高喊:“人,是什么样的人?飞檐走壁的人。”

有时我们会跑去学校旁边的小河,上游的水特别深,很多孩子跳进去游泳解暑。可我不会游泳,霖哥便带着我跑去下游的桥墩下,我坐在石头上,石头一直在桥墩下,坐上是凉的,吹在身上的风也带着凉意,可脚下踩的水是从上游一路流过来的,被夏日正午的太阳

一直晒着,竟是暖暖的,像在沐浴一样,特别舒服。霖哥从旁边的莲塘摘来一片荷叶搁上水给我捧着,他跳下河去摸鱼。竟像有魔法一样,半寸来长的小鱼,他一会儿就能抓上好几条放在荷叶里,直到我大喊装不下了他才停下,和我一同坐在石头上闲聊逗鱼。我低头看看鱼,鱼儿们依旧欢快地游着,鱼尾簌簌。我抬头看看他,一张清隽俊秀的脸孔,潺潺河水边那江南少年干净白哲仿若天上云,漫长夏季的烈日都不曾将他晒黑。

有时我们会跑远点去山上摘野板栗,即便霖哥和我爬树都是一绝,板栗依旧是不好摘的,因为它们浑身长满了刺,我们也不可能带专业采摘工具。所以只能爬近以后,不停地摇动枝丫,那种熟透了得板栗经不起顽童的折腾,纷纷掉下。只要一有掉下的,我们便从树上滑下,拿起石头一下一下砸着板栗壳,直到它外面的硬刺被锤得发焉,板栗壳裂开,板栗子掉出为止。

所有活动里面我最喜欢的,莫过于桃子成熟的季节,霖哥带着我去摘桃吃。准确说来,是“偷”。因为桃树和板栗不一样,并非无主之木,而是周边农户们种的,只不过是些熟人,即便撞见了也是一边嘴里念叨着,“细崽哩又来偷桃啊,学不好好上学,看我告诉你老师,罚你们留学堂”,一边却总是把树上最大的桃子摘下塞我们兜里。

可他们养的狗就没这么好说话,我们一去,只要大人不在没人喝

止,它便冲着我们跑来,时而龇牙咧嘴,时而汪汪大叫。别以为我们会被吓到,霖哥带着我飞快爬上树,我们摘了桃,随便找根粗壮的树枝坐下,吊着两只脚在空中晃荡。手里的桃上全是细绒毛,我们可不管那么多,扯来衣角把那桃旋上几圈就当洗过了,大口大口吃了起来。那狗便在树下干瞪眼,我们一边吃桃一边逗狗,好不快乐。时间差不多的时候,霖哥便往远处扔一桃核,那傻狗便会一个箭步冲过去,我们趁着这个空档,赶紧溜下树,朝着自行车奔去,霖哥一把抓起自行车迅速开始蹬车,我也麻溜跳上后座。

那狗回过便来追我们,霖哥铆足了劲不停地蹬,瘦弱的身板竟像有无穷的能量,一辆自行车被他蹬得耳边风声呼呼。我坐在后座扭过头,冲着那狗做鬼脸,一边发出预警,快,三米,快快,五米……

所幸,狗并不会一路追来,只要出了它锁定的地盘,它便会认为驱逐了入侵者,停战折回。

我们,逃之夭夭。那样的时光里,一路洒满的都是少年明媚的笑,得意狡黠的,清朗温润的,和煦诚挚的。

这些笑声伴着朴树的歌声再次在脑海中响起。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你身旁/今天我们已分离去在人海茫茫”

朴树的声音温暖平和。诉说着漫长岁月的一些细枝末节。

你可能以为我要和你讲述一个青梅竹马的爱情故事。可惜,并不是。它甚至构不成一个故事,只是我的一点只言片语。

我们一起嬉闹着,长大着,然后,考上不同城市的大学,选择了不同城市的工作。没有争执,没有矛盾,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有些离别,没有梁祝痛彻心扉的惨烈,也没有泰坦里克号的轰轰烈烈,它悄无声息,毫无预警。离别来的时候,你甚至不知道会如此漫长,你以为一如往常,只是一声平常地再见,次日早起,和你说再见的人已经背着书包,骑着自行车,在你家门口等你一起上学。

可并没有,此后经年,千万山水,万千琐事,不复相见。

我回头遥想那个少年,白衣黑裤,他身后那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衬得他一脸的笑更显得清朗无暇。

这笑容,在斑驳的树枝里,在流淌的春水上,跨越八千里路云和月,一直和我相伴。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

朴树的歌依旧在心中流淌,一如年少时的记忆,虽然远去,却从未曾忘却过。

我亲爱的朋友,你是把那片笑声寄在这歌声里给了我吧。我也把所有可以想到的最诚挚的祝福,通过这歌声寄给你。

遥祝安康。

天涯诗海

北纬18度的初冬

林尤超

坐在北纬18度的初冬里
在英州的大街小巷却能看到饱满的春天
那碧湖倒映的繁华荡漾
疑是水中霓虹,升腾缕缕人间烟火

这立冬之后的高土
怀里还拥抱着苍翠欲滴的希望
芒果园里三五成群的粉红色花簇随风摇曳
身材苗条秀美的槟榔尽情的舞蹈
不停的眼所有路过的人们热情招呼

这沙沙的秋雨你肯定听过
这吹过我脸庞和发梢的习习清风
你一定也不陌生
倒是这高达83摄氏度的高峰温泉
你一定不触摸过它们温暖的肌肤

当阳光还是春天的味道
黛绿群山环抱下的深深处
蓝天白云底下的郁郁葱葱
奔流不息的英州河
北纬18度的初冬其实就是一个传奇

宛若未谙世事的闺女
深藏星月照耀下的半卷珠帘
低头抬眼皆是曼妙风景

钓鱼的老人

石泽丰

一位老人,在一方水域彼岸
甩出暮年的竿子
把过往抛在脑后
静等瓜熟蒂落

云携着光阴掠过他头顶
他像稳操胜券的赢家
在落日面前 无动于衷
任夕照抖落灰尘

水面上的浮漂
把寂寞摇了摇
世间 尚且灵动
骗过光线照射的空间

我屏气凝神看水中残荷
时光尽在他和残荷的怀中
彼此均用褶皱的脸 试图
拒绝人世沧桑的叙述

老人起身
抛出裹着光阴饵料的钓钩
抛向空中后 还是落入水里
荷一侧身 点了点头

万家灯火

厨房里的男人

劳家丰

我是一个喜欢下厨房的男人。这不是玩笑话,也不是自嘲,而是一句真心话。在这个物质丰富,精神匮乏的时代,我用我的双手,我的心灵,我的爱,我最亲近的人,烧出可口的饭菜,让他们感受到生活的温暖,幸福的滋味。在厨房里,我是一个创造者,一个传递者。创造的是温暖,传递的是幸福。

我出生在农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并不是很好。在我的印象里,我的父亲总是扎根在田间地头,母亲则大部分时间在柴火灶台边穿梭。母亲总是把好吃的留给父亲和一双儿女,她说,男人要多吃点,才有力气干活。我想,这是在传统的男耕女织的时代印记中,母亲给父亲深沉的爱意。那个时候,小小的我还没有灶台高,却早早学会了挑水以及烧水做饭。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父母的影响,长大之后,我对另一半的想象便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经别人介绍,我认识了我的妻子,她是一名人民教师。几次见面之后,她在她任教的学校周转学生宿舍里给我做了一顿饭。毫不夸张地说,饭菜很好吃,也正是因为这顿饭,我和我的妻子敞开心扉,确认了恋爱关系。

我和妻子的经历很相似,都是从小就离开家在学校住宿,把学校食堂当作满足一日三餐的去处。尤其是我当兵入伍后,都是在部队食堂就餐。当战士时,我经常到厨房帮厨,感受劳动之乐。

结婚之后,我和妻子两地分居,都忙于各自的事业。妻子责任心很强,大部分的心思都用在学生身上,教学任务重,经常要加班备课、改作业,有时还要去学生的家中家访。

光阴故事

娘的收尾虾

闻樱

小时候,农历逢二逢七,是离家两公里的邹区镇赶集的日子。老祖母会一大早就起床,跨个竹篮踏着薄雾去赶集。篮子里要么是平时舍不得吃攒下来的鸡蛋,要么是隔天晚上就收拾妥当的谷物豆子。来到镇上,在熙熙攘攘间挤个位置,卖这些东西,赚一些小钱。等她再步行回到家,已是正午过后。

我和妹妹们扬鞭鞭眼巴巴盼着老祖母的身影,以及她的竹篮子里变出的各种美食。印象中出现最多的也最深刻的,是菜场小贩卖剩下的一些小鱼小虾。老祖母挨到那个时候,可以用最便宜的价格“收秋”。

鱼虾配上一二毛豆或青椒红烧,端上饭桌那就是惊为天人的“珍馐美味”了。用汤汁拌饭,一个人就能造下两碗米饭。我们谁都不会嫌弃它们是被收尾的。于清汤寡水的小孩子而言,用老常州仙鹤牌酱油红烧出的小鱼小虾,那就是最好吃的大餐。

前几年到海口生活后,会常到超市或农贸市场买海鲜。近日带闺蜜逛超市,水产柜台有一个塑料筐,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虾,用碎冰薄薄覆盖着。柜台里的大叔说,它们从水箱里捞出不久,不管大

有了孩子之后,妻子的担子更重了。那时候,只要休假在家,买菜做饭和洗碗洗锅的任务,自然而然就包在了我身上,我也乐此不疲。

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我买了几本菜谱,学习做各种特色家常菜。每次做饭,我总会问提前问妻子想吃点什么,然后就出去采购,回来后脱掉外套套上围裙,便进了厨房。食材和调料,工具和火候,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美妙的化学反应,产生无法言喻的魔力。我看着菜肴的颜色慢慢变化,闻着传出的香气,想象着家人吃到热乎乎可口的饭菜的表情。这一刻,我仿佛变成了手持炒锅的英雄。从部队转业后,工作也很忙,经常加班加点,但我仍是一个喜欢下厨的男人。

母亲得知我经常下厨后,说我是“妻管严”。我明白母亲的顾虑,她这一辈子忙家里的活儿,很少让父亲进过厨房。但我也没有反驳,只是笑着回答,您来这里住几天就懂了。后来,母亲到城里住了一段时间,她看着每天早出晚归、披星戴月的妻子,跟我说,你在部队时都是妻子把你带大,付出太多,现在你帮妻子分担一点是对的。好男人

不拘泥于是否进厨房,没担当才是最没本事的。于是,有时候朋友约我晚上去喝酒,我也很骄傲地说,家里人还在等我做饭。

儿子的成长,也是我下厨的动力。儿子很活泼,喜欢运动,而且从小就对厨房有兴趣,我做菜时,小家伙总是跟着我忙这忙那,帮我打下手。他喜欢问我各种问题,为什么要用这个调料?为什么要用这个工具?我总是耐心地给他解释,教他关于食物的知识。

我当然想让儿子学会做饭的,不是为了让他将来为“别人”做饭,而是为了让他将来想做饭的时候,能为他喜欢的人端上一桌拿手好菜。做饭并不是家庭中你推我让的柴米油盐,而是一种爱的表达,是对彼此的付出。

厨房里的男人,给家庭带来温馨和快乐。生活本就是一地狼藉,下厨的男人,在厨房更能够体会到生活的琐碎,也就更能够感受到真实生活的本质与妻子的不易,不会忽略妻子做出的牺牲,从而更加爱护家庭,让家庭变得和睦。

厨房里的男人,让家庭成了爱的港湾。

椰岛走笔

火山奇观双池岭

陈恩睿

双池岭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杨佳村委会荣阳村和上祝村北面。双池岭同时与石火山山口公园相对,相距6公里。

沿着崎岖、狭小、被杂草占满的狭小山路,吃力地爬上山坡约百米,一个盆地地貌,一片绿色立即映入眼帘……这便是双池岭的小池。顺着宽约一米的火山岩石台阶,弯曲下行56级,可看见小池边的一口古井。过去,荣阳村、上祝村的村民均是爬上岭挑水饮用或浇菜。双池岭小池被多种绿植遮盖,宛如害羞得不露脸的妙龄小姑娘。

双池岭大池位于小池东边。小池翼翼地从小池移步,穿过杂树间,眼前三面山坡上,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的百亩大池。它在告诉人们,大池里的水源充沛。大池周边绿意盎然,宛如无限春景。

面对双池岭上的双池,想到了乐东县尖峰岭上的天池,一年四季,天池清澈,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尖峰岭奇观。眼前的双池岭海拔高度105米,属于火山奇观。

双池岭有着美丽而动人的传说:很久以前,附近需星村出了一位风水先生邓氏,周边村庄的村民都争相请他看风水,以寻找优良居所。一天中午,邓氏骑马登上双池

岭,在大池和小池间观察地形地貌及各种植物生长情况时,突然从马上摔下,魂归西天。后来,邓氏变成了神仙,在天上保护着双池岭脚下村庄的安全。于是村民在双池岭上修建公庙纪念“邓大天君”。

双池岭的石头为玄武岩,是火山岩浆喷溢的产物。据了解,双池岭蒸气岩浆爆发时,当时地下已有早期火山喷发的玄武岩,爆发时便炸裂成块,成为含角砾、岩块的涌流凝灰岩。

双池岭西岭高105米,东岭高93米,是罕见的连体玛珥火山。站在双池岭制高点,可以看出双池岭是两个连生的低平火山口:往西南可远眺马鞍岭火山锥,往西北可望吉安岭火山锥,风景这边独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双池岭曾是村民开荒种植农作物的山岭,种有木薯、红薯、黑豆、萝卜等。双池岭大池和小池周边,即沿着池的边缘,可开发水田、种植水稻,灌溉用水全部从大池和小池里取水。大池和小池水深均十余米。岭上火山爆发形成了天池,天池积水滋润了树木杂草,解决了部分农田灌溉。

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时期,双池岭脚周边被开发成坡田,并在大池和小池边安装了木制式手摇抽水

银饰店

潘新日

好多年了,这祖传的手艺,如花儿一般在八廓街静静地绽放。每天,都会看见银饰匠人坐在古色的店铺里,正在为谁制作银饰。

他趴在桌子上,眼睛上戴着放大镜,手里拿着小锤,正在为银手镯镶嵌绿宝石。而在西藏,高原女子的美饰,是艺术品,是代代传承的历史,也是天上高原女人的标志。

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艺术里,从不注意外面的喧哗,旁边的银茶碗里的酥油茶还在冒着热气,他把酥油的香也嵌进去了。

他是那么细致,一丁点、一丁点的打磨银饰,白银与宝石华彩显得古朴、雅致、经典,金属的光亮照耀着老人,让人迷恋,让人沉醉。

窗外阳光灿烂,窗内光线柔和,充满了希冀和梦想。工作台上,十多个各式的戒指和耳环排在一起,犹如盛典和荣耀,在这个小小的工作台上赋予了生命和灵性,拂去了世间凡尘。

很多时候,他都是那样专注,神情肃然,有着梦幻般地遐想,仿佛一尊佛,在普度众生。

后来,小池曾经被抽干,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双池岭几乎变成了废土,村民们也不再在此种植农作物。如今,由于火山地区土壤肥沃、雨水充沛,双池岭成了一副自然谱就的生态画卷。穿行其中,寂静的山林,葱葱郁郁让人心旷神怡。双池岭成了市民游客享受火山原生态之美的重要之地。